

●高平按察范公拔卿事狀

范公諱廷擢字拔卿。海陽唐豪遼川人。黎太宰范公著之後也。明命六年辛巳恩科領鄉薦。初從部行。後授廣南河東縣歷遷吏部郎中。十三年授高平按察使。十四年八月宣光土匪儂文雲乘逆僥之變。據保樂宣太諒三邊大震。其黨阮祐瑾阮祐弦應之。阮祐是公姓。後改爲閔文瑾閔文弦。勢甚猖獗。圍逼高平省兵。惟有高雄一奇。又皆土民素與瑾等熟識。故戰多不力。是月諒平巡撫黃文權委領兵范文劉將兵來援。公與布政裴公增輝平順鄉薦督使出戰。文劉難之。以調來助守爲辭。公獨與文輝出戰。衆寡不敵。退入城。謀固守以俟援。九月初二日。賊悉衆來逼城中。單虛欲潰者數矣。公因與增輝率兵民移據土山屯以禦之。屯險而窄。獨恃擡夫二十七人。悉力助戰。相持月餘。賊外築土山環射之。彈下如雨。屯中樹葉盡落。廷擢往來督兵拒守。日久藥彈鹽食且盡。勢將不支。而統軍謝光巨前月攻解諒山之圍。頓兵不進。高平聲援久絕。十月初三日。公與增輝議曰。堅守已一月餘。援兵不至。奈何。今計惟有自盡。以全城中兵民性命而已。增輝是之。廷擢又指屯兵保潭。謂妻子曰。我死矣。爾等速自投無辱。賊手。其妻泣引子退。以歸養老親爲請。潛賦一詩付其子云。

辛巳冬出身。癸巳年身死。君身有此身。免仰纔一紀。求乎臣事君。曰忠也。則未求乎子事親。壽筵只一喜。睽違千里程。孱婦與幼子。三十有三日。臣力云竭矣。不能守王土。願死於王事。縹紗闕庭雲。瞻望情曷已。

又寄回家書云。

子托父母遺體。以有此身。有今日。屈指三十九年。聚少離多。未能一日孝養。誠死有罪。仰荷帝朝。簡拔秩至四品官。至方面。誠福過其量矣。既不能爲朝廷守土。又不能死於國事。將何顏面對。

天下士夫是以甘心一死。以全臣道。辱婦孤兒。伏乞炤顧。予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悞悞苦衷。筆不能罄。

又附書弟惠妹素。宜各勤本業。以慰親心。子撫揆書輩宜恪遵教誨。毋替門風。是我所深望也。自號曰純節。初四日夜半。聞象鈴聲。城中驚喜。曉見黃文權已爲賊檻置象背。誘令速降。滿城聞之。大擾。而逆雲自來督戰。勢極危急。公知事不可爲。遂使掘一土穴。列板其下。初五日早。令設香案具朝服。望闕五拜。東望父母四拜。將朝服及告身焚之。短衣就窪。衆環哭不忍墳。土公泣喻之。舉袂掩面不復語。衆乃下板而蓋之。屯中亂。裴公增輝聞公家哭聲。卽引劍自頸。不死。以繩帶懸于門縊死。范文劉聞之。亦投繩。令左右曳不卽死。乃自縊于樹下。城遂大潰。爲賊所據。月餘。官兵始復高平事。聞特命備棺殮葬。築祠致祭。與裴公范公並祀。曰三忠祠云。

何宗權挽詩并叙

范拔卿高平按察使也。辰土匪逼城。城弗克守。死之。余初聞拔卿之死。而悲久之。得聞其詳。不覺驚服。然亦未敢下筆。蓋其節也甚大。其事也甚奇。故難乎其爲言也。迨見西湖諸君子祭文。乃詳其事之顛末。因次其事韻之爲詩。聊以寓其敬服與悲慨之大意云耳。若曰千秋公論。則予惡敢乎。

凜烈死猶生

雄哉范拔卿

書生作何狀

天子未知名

戰守俱無地

存亡共此城

可憐聞信晚

事定始分明

三十有三日

悉力在圍中

撫援兵先散

山屯路乃窮

空拳終弗濟

刺血竟難通

牧馬愁雲斷

寒笳淒以風

土匪之徒宣省激之也

蔓及高諒拔卿與藩司裴增輝領兵范文劉同日盡節

既知力弗濟

乃與死相謀

同城有三烈

一死俱千秋

激變誰之罪

完名天所留

只今公論定

遺廟在山陬

拔卿將死先焚其所得告身冠帶望闕拜又遙拜其家親乃掘坎自坑欲先殺其妻子然後下坑省吏泣請保其妻子始笑而許之

泣隨冠帶殉

笑與吏民言

君親猶未報

妻子安足論

一副英雄骨

千秋節義魂

江山有餘憤

盜賊豈終存

拔卿將死爲家書無一語及私又賦詩以見意拔卿平生若不勝衣與人言恂恂然不意臨大節乃如此

奇哉繞指氣

化爲百鍊剛

臨穴不惴慄

賦詩增慨慷

古人更何讓

懦夫當自強

知交攀感重

和淚寫哀章

陽亭吳世榮輓文

嗚呼人之始也依乎義命而生也安及其終也得乎義命而其死安乃今如吾友范臬使之死豈非得義命而安者耶夫臬使固封疆之責者也當其土匪洩至擗孤城外援絕力弗克守卒以死守土之臣而至於斯則其所得死者命所以可死者義拔卿死之使人知命之不可違義之不可苟而今而後聞拔卿之風者懦夫立焉頑夫廉焉其爲死也煥乎偉哉上而朝廷優恤褒崇之以

爲萬古之忠臣義士者。勸下而卿大夫莫不壯其忠而哀其遇。五六知已或操文以祭或爲詩以哭。于是而公論定矣。後來者秉筆大書必曰忠烈之士。捨拔卿而誰可。嗚呼其爲安也孰有大乎。古來徇事之臣卓然有所樹立。固皆其道義爲根正氣磅礴。若其慷慨無難從容不迫則有如北朝之趙潭州徐行省與夫我朝中興功臣之武懷公吳禮部則未數數然者。而范梟使之風如此。當范梟使之存也。援兵未至賊甚猖獗。乃與裴藩使范領兵悉力戰守。凡三十有三日三人死。纔數日而援兵至。其事竊與張真源許睢陽相類。豈非忠義之士天寔命之者歟。然天下之豪傑必有過人之操。蓋其自養之氣浩然既完。臨事之辰見義亦確。守義成仁何訴何拒。而豈迫而後死。璽有所悔之比者耶。昔拔卿尙爲士辰學行藹有芳譽。第後從部行走既久。同輩之先達者。或欲爲之吹噓。拔卿辭焉。試政河東上不撓公法下不得罪於吏民。既而從事京堂。積六七年間。不以淹屈易所守。竟蒙顯拔。久之有高平之命。亦出特簡。故平日士夫皆偉其操。若夫勤學勵行。克紹家聲。以顯父母。將有家嚴雙壽。不論朋友之在遠與近。皆投書報慶。而詩文之紀縑細者。不下百篇。國人以爲艷談。亦可以爲孝矣。彼其居心平寔。氣操恬靜。其自養有道如此。固宜臨大難建大節。嶄然而不可及也歟。嗚呼拔卿之死誠無憾焉。知拔卿之心者。抑何哀焉。雖然衆芳同茂。一蘭就焚。悠悠聲氣我心如薰。濃山之側。珥水之濱。故居猶在。悵望黃雲。嗚呼痛哉。

同契弔文 方亭阮文超撰

俱活。以重朝廷之托。則爲得其願。乃夫以死爲計者。其於心豈不長寂寞哉。去秋賊起宣光太原
 諒山高平間。諸道大兵分出。而高平孤墉不能通。某等意公苟不濟必死。多首人傳言。公自盡然。
 而未得其詳也。旣臘。公殯歸到珥水。某等陸續弔問焉。始知賊以八月季撓省戰。弗敵。同布政領
 兵諸員登山倉城拒守。轉戰一月。城如故。及諒平巡撫黃文權來援。爲賊所虜。以示藥彈既盡。軍
 乃亂。公知勢不支。乃以死與布政員謀辭歸。具朝服北面五拜。就文廟拜。隨復東望拜其家兩堂。
 然後解服及所帶圖書以焚。撰詩一章。以見意致。書于父母請終臣道。乃促童僕穴地爲窆所。夜
 將臨穴。恐賊不知死處。害及城中民女。平旦具儀仗如常。立葬所。將先殺其妻子。免爲賊所得。家
 僕泣請。微笑曰。嗟乎。英雄氣短。妻子情長。乃臨穴臥。童僕不忍填土。又起泣諭。然後以袂掩其面。
 乃肯填。賊登城四面觀焉。土漸平。布政裴公問。按察公安在。軍曰死矣。乃自縊死。諒省領兵范亦
 然。賊卽迫入城。乃潰難矣哉。方賊之未起也。公以春來。五六月已知其如此。且囑人申部及致書
 于旁省僚友。曰。賊勢未動不敢聞。而終不可遏。萬一力孤。先殺妻子。然後殺身以報國。已而果然。
 詩有曰。三十有三日。臣力云竭矣。則非畏縮而死者。及城之潰也。七日而賊退。一月賊衰而
 大兵至。又一月。朝廷始悉其顛末。恩諭有曰。事屬孤危。曰。從容就義。則真非徒爲塞責而死
 者。嗚呼。公固不幸而有此死也。然而古以棄又豈多不如公哉。又不幸而埋沒於惰夫辱婦之口。
 後有志者。始得拘摘其一二爲傳。如歐陽之所用心者。可嘆哉。今而上能爲朝廷所獎勸。下而猶
 爲士夫所感激。則其死也可爲世道人心卜矣。公以辛巳舉人。由京六年。挑選補知縣。又六年始
 特補高平臬司。未及半年而及難。其與朋友也。久而彌敬。淡而有味。談笑溫如外。若無所可否。其
 中蓋凜然不可奪者。此某等所以尤眷戀而不忘忘情也。

范士愛挽詩

臨危見大節。雄哉范拔卿。生平善養氣。與物無所爭。十年處鬱結。履運還安貞。一日蒙簡知軒車。出邊城。人皆爲君喜。君獨無殊情。蓋所畜者大邈。無虧與盈。所以一旦發浩然。塞滄溟。宣光激邊釁。賊夥延高平。孤墉援以絕隻手。終難擗報國誓。一死全體還。所生鬼神泣壯烈。山岳盤餘靈烈烈。裴使君矯矯范領兵。同殉有三仁。惟君樹先聲。大節久不晦。世教終當明。鸞書賜顯羨。廟宇垂崢嶸。造化與君厚。於予何所鳴。伊人不可見。徘徊空涕零。

▲安南供役紀事（續二）

明季徵士朱舜水著

一交趾通國大怒。磨勵以須。卽中國之人。無不交口唾罵。平素往還親暱者。或隨機下石。以求媚。或縮脢寒蟬。以避禍。卽有二三人。不相攻訐。然無或敢評讐。一語者。唯日本諸人。噴噴稱奇耳。日本有李姓字耀浦者。適至該艚。迎謂之曰。不信世間有如此狂人。李云。未識其人。一見方知。此必有故矣。所對之言甚直。空谷之音。此人而已。該艚復呼瑜。面問徵士云。何且云言語不明白。授紙筆令寫瑜。卽寫崇禎十七年被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不就。第三次竟除授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荆國公方國安軍復不拜。於是閣部勲鎮科道等官交章論劾之。瑜悶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章甫上瑜。卽星夜逃遁濱。數月不見緹騎。已後遂有逆虜之變。之瑜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至貴國已十二年。受苦不可盡言。豈敢有藐藐之身。驕傲大王。自取殺身之禍哉。今大王不察。不拜之是禮。赫然震怒。瑜又何言。殺之可也。監察可也。拘留可也。顧獨不可拜耳。本年正月。欽奉監國魯王勅書。別有贍黃不再贍。瑜或書或語。談笑而道了。無驚怖之色。該艚回顧其妻曰。好漢子。

一本日至次日國王屢次密寓。差人至會安察訪事實。隔別先後。差人不許會同。幸諸人無一至該府家計無所施。

一大小官員紛然問難。逐日踵相接也。其來也直入攻瑜。絕不及於同事者。同事者因得乘機逸去。其後習以爲常。意遠避以伺之。瑜始爲孤注矣。歸則讓瑜云。隨口應付。同他混帳。何必根柢理要。與之往復周旋。終日唇枯舌燥。那有如許精神。瑜佯謝之曰。已喻然來者必接以禮。答者必極其誠。如故也。一日有一下僚年少。意頗自矜。偕數人來。其人已再至矣。問曰。天根月窟先生解來。曰。我我音島及大王及不知。曰。如何不知。曰。不知便不知。却有個如何。你你音迷呼最賤者之詞。不知中國之大學問之深。如海一般。故曰學海。中國書籍之多。汗牛充棟。五車不足道也。豈能盡讀。况去家三十年。目不觀書史。韋編久絕。絃手生疎。其人改容謝之曰。小可未達其理。唯願先生明解以開茅塞。不敢問難。曰。問難何妨。邵堯夫程夫子託名引喻。固不自知。卽如李太白詩。朝遊三山。夕憩五嶽。此亦可解乎。旁一人治曆局者。私咎之曰。且渠倨傲無禮。故拒絕之一。曰韋編。一曰邵程。一曰詩。豈是不知其人。固請之。答曰。河圖洛書。方位各居。先天後天。無缺無餘。又曰。上下四旁。左右前後。多少配合。各得其九。四九六六。盈城花柳。其人喜曰。果是不知治曆者。曰。一八爲九。二七爲九。三四六五皆九。豈非三十六宮。於是逡巡而退。

一十四日。該艦又復差官諭意。瑜引韋祖思拜。夏主赫連勃勃怒而殺之。爲比差官沈吟不信。尋史書與看。將書復該艦。復來索前所寫者。再寫一紙。瑜不寫。但復云。大王偶得一士人到此。不能與之商略天下之大務。而顧屑屑於拜跪之間。竊恐聞之遠方。有以窺大王之深也。以大王下士千古美名。美名不居。而必責瑜之一拜。拜畢。人誰知之。孰與美名傳之。天下後世之爲

大乎。瑜守禮而死。死無所恨。乞高明諒之。其末大書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十數而已。

一同時又一文官至。寫云太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識人事乎。曰不肖寡學薄識。烏足以知天文地理。至於三才之實理實事。稍稍竊聞一二。儻大王盡禮而求教。必能佐大王國家之大務。若不循禮而強以威。迫不肖延頸待戮。更無他說也。本官咋舌而去。前此來者多稱先生已後無不稱太師。自稱曰小子小可。惟介弟一人稱瑜曰尊師。自稱曰小某。

一該府聞其事。勃然大怒。立時登舟來至外營沙見國王。欲重賄與援。期必殺瑜以快其志。適國王有他事差人相遇於順化。去營沙咫尺矣。因有緊急事務。星夜促回。計不得行。及完事星行來。至往返又復數日。議禮已定。無可下手。銜恨不絕。可見死生有命非人謀之所得施也。

一月十五以後。各官來見者。體貌隆重。如見其國王及尊官之禮。止於不拜耳。該府泊舟河下。逐日親見無可如何。敢怒而不敢言。因黎醫官作通事言語亦不明辨。大凡問答。俱用書寫。寫畢。卽將去。復王可見。俱從王所差來。或將原紙送還。或竟持去。前來刺探者時刻不絕。瑜去家十餘年。久絕歡笑。至是同事及從行。莫不怪瑜舛錯。無可告訴。抑可嗟歎。詆毀之聲。不絕於耳。怨怒之色。時接於目。不得已逢人便笑了無憂疑。先是聞彼國載籍杳然。未有印證。死不得白。旋知其國多書。便可暢意舒發矣。

一十七日草疏已就。封附王鳳。酬對之外。別無他事。唯有整衾危坐。日夕俟命。一前所差人十八日盡來回復。察訪無所得。無可借以爲名。

一十日之內殺人於瑜寓西。莫不先梟其首。次將骨肉爲讐。筋骸腸胃。拋擲滿場。以致烏鳶犬豕競來就食。血染泥沙。肉飽異類。夷風慘刻。惟以威張其意。不過使瑜驚懼耳。

一國王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旣無名色。不便擅殺。十九日遂致一書。令瑜仕於其國。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是日卽答之。餘意錯見於答書之中。

復安南國王書

猥辱元臣。資領翰札。捧緘面讀。一再至三。雖中間字義句語。多係安南國書。與

中夏自不同文。然前後詞旨明白。洞然俱曉。愧之瑜無德無才。豈敢自比鷹揚之哲。六出之英。至於康濟阜安之略。堯舜君民之懷。居恆誦習。未見施爲。若夫識時在乎俊傑。多端獎借。無一敢承。竊聞灼知中夜求衣。旰日忘食。簡明機務。精勤訓練。於以削平大憝。銘勳復辟。在指顧間。已若所謂用兵之妙。在於軍形。古無其辭。或者師心而獨造。愚所未喻。未敢曲意以相徇。夫軍形者。就刺料簡練處。舍收藏而言耳。是而所謂軍實。而非用之妙也。用兵之妙。太上以名聲。次之情次。之形斯下矣。至於形見勢詘。此又其最下者也。卽曰形之敵。必從之。此正敵。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徒因我多方詐誤。以爲進退。以爲防禦耳。虛虛實實。變化生心。示之以形。非真有形之可見也。今大王復讎雪恥之師。眞義兵也。正之卽爲名。揚之卽爲聲。通於衆志。卽爲情。彼之百姓。身居塗炭。自應前歌後舞。以迎王師。若不自量而來戰。則亦角摧而崩耳。何必料簡軍實。五圍倍攻。而後克哉。然其善之者。必在於用賢。卽舉來諭所云。太公陳平。瑜雖未敢當其任。竊得借以發明其說。太公殷之老也。何以周得之。而王陳平魏之產也。亦嘗事魏與楚矣。何以去楚適漢。楚魏隨之而亡。可見天生賢哲。旣錫之以神

明邁種之才。必資之以感憤豪壯之氣。何能與隕擗共腐。而流沫同消哉。不北走胡。必南走越矣。幸大王加意周諭。毋使其外資敵國也。以大王天授異才。得賢而輔。內歸萬姓。外展故土。則有拱揖指麾而治耳。若瑜既非其人。亦無其志。徒以天禍明室。遁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以無禮誅之。而復以此傷義士之志。是猶與於殺矣。儻異日者。天厭夷德。神孫良韓。發憤敵愾。掃欃槍靖。胡虜瑜籍。大王之靈。遄歸桑梓。獲陪下士之班。當竭其全力。內佐大明。以其餘者。外匡貴國。所爲兩利而俱存者。此也。舉貴國。携貳之端。降封之故。昌言於朝。致聖主明見。萬里使貴國世修藩維。歲貢終王。寧不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詩曰。永以爲好。其斯之謂與。承命裁答。草率不文。未請國諱。統希原亮。卽日朱之瑜頓首再拜。

二十二日代國王答書 蓋聞聖哲必因時以建功。賢智貴正名而勘亂。乘機遘會。溉蓋同袍。慨我遭家不造。以致遺國多艱。先王之冢子。幽之於別宮。蠡賊之宗盟。寵之以重仁。牛骨五具。讀前史而興悲。蜜水一孟。豈在今而固恤。此有志之所切齒。而義士之所撫心也。恭惟某官。胸羅古今。掌握風雷。上馬擊賊。徒下馬草露布。文事則雍容儀象。武備則手足萊夷。眞命世之逸才。匡時之俊傑。撫茲社稷丘墟。人民塗炭。僞新之篡竊。四世春陵之舉事數人。卽或守雌而伏。自當憤發爲雄。乃者審敵觀變。似圖一舉百全。比得秘函。不禁手頰知。某官惓惓爲國。切切勤王。國祚靈長。臣民胥慶。梁國反周。爲唐汾陽殲安誅史。方之今日。豈讓古人。但何無忌酷似其舅。劉下邳。豈非人豪。凡我同盟。咸宜共奮。某動衆興師。矢公非富。幸羣工之協贊。勵率土而同仇。與子偕行。毋敢或後。登壇誓衆。競欲爭先。乘茲敵愾之誠。立奏中興之績。靖彼睡鴟之臥榻。完茲無缺之金甌。某出奇制勝。彼備多則力。

分某官內擾外援。敵防此則失彼虜聚目中。功成指顧。使旂常銘翼輔之。勳乾坤正忠義之氣。列土分茅錫圭奠鬯。光榮輝於祖考。福澤流於子孫。豈非大丈夫之偉烈。而奇男子之愉快哉。倥偬軍務。草率裁緘。會晤非遙瞻。言有日。

又節略蓋忠孝者天下之大節。而篡逆者千古之罪魁。故凡含生負氣之倫。莫不共明斯義。某人者地實寒微。心懷梟獍。廝養牧圉。尙不類於汙渭之秦非。怙寵矜功。遂自比於逐戎之襄仲。晉陽興甲。本不爲臣子之美名。而臺城誓師。正不忍於君父之幽。迫狐冗城而孤息。城其墮矣。鼠近器而弗投。器可全乎。祖父子孫。世濟其惡。封豕狼羣。日長其殘。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凌追罔恤。振古所無。使斯民不知三統之義。實迺殺萬姓之心。

一卽日拜儀部。彼國之宰相也。元勳碩德。如文潞公然。年八十餘。龐眉皓髮。瑜用一單名帖如前。彼用兩手升於頂。見必披髮加帽。合掌上舉過其額。黎云。斯禮爲至尊而無以加矣。然其大老元臣。俱甚謙謹。卽前之欲殺瑜者。所謂食桑葚懷好音也。

一試堅確賦。三月初三日。鬱鬱枯坐。偶以不入耳之聲。濁亂神思。適國王遣人寫一確字來問。余意其風之也。聊舉堅確的確確論等爲解。遂將堅確爲題。令余作賦。賦曰。歲在丁酉。三月上巳。余以執役王冢來茲廣漠之野。叢枯穀茂。非修禊之蘭亭。流清湍激。懷萬壑之冷冷。塊然環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異桃李之芳園。奚文章之相假。形影淒其。何對月兮三人。已獨人皆存風流乎。一我乃有白叟龍鐘。躡躅蹶踟。抱持樂器。就坐簷隅。方跕空中。一再直矗。拳匏外向。孤弦內腹。彈撥難調。非絲非竹。齒疎淚浥。疑歌疑哭。不足以陶我神情。適足以擾我慎獨。忽逸興之遄飛。慕觥籌兮相逐。飯

蔬水兮愆期。况流觴而聽曲。身枯槁兮神馳。塞芳蘭兮川谷。於焉有客外至。是非問奇。書掌而畫。確
字謹持。余乃舉說文而解義。攷證據兮紛披。志意堅確兮不忒。話言明確兮罔移。於是言笑燕燕。乞
賦乞詩。詩題確論。意不支離。賦志堅確。不競支辭。朱子肅襟危坐而答曰。嗚呼噫嘻。客何爲而及乎
此也。確乎確乎。學力所成。微乎微乎。折理斯精。確則絲堅而致堅。不能並確而陳。堅之蔽固。固之蔽
陋。而確不與固陋兮爲隣。歷百年而非故。忽代嬗而非新。道同德媲。麾之不去。身處傾危。招之不親。
非晰精微於觀火。曷能當震撼而凝神。涅之縉之。莫汚其白。磨焉磷焉。孰漓其淳。硜硜者其象乎。硜
硜者言必信行必果。確然者言不期而自無逆行。行不期而自無偏頗。矇矇者其質乎。矇矇者保護
之而僅完。擊剝之而旋缺。確然者是非眩之而益明。東西衝之而不缺。然則其貞乎。貞固足以任事。
終不渝而始不諒。意者其眞乎。質與實而無僞。誠與一而皆當。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吾以探確之源。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吾以定確之理。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吾遊夫確之神逝者如斯。
而未嘗往。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吾又莫測乎確之底裏。往來冲冲。允執其中。不憂不惑。清醒自
得。求之古人。郭林宗申屠幡庶幾近之。林宗確乎不援。爲世宗師。申屠免於評論。超卓之姿。若夫信
之不篤。守之不善。幾何不如韋而如脂。然而所未至者。毋意。毋必。與世推移。變變化化。至不可知。蓋
可權者與立之深造。而致誠者能化之根基。旣已歷善信而充實。盍亦繇光輝幾聖神而孽孽。乃所
願者時中之君子。措之仕久速而成宜。大明遺民朱之瑜魯瑛甫賦於交趾國外營沙之旅次。